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十一回 駱宏勛扶柩回維揚

卻說駱宏勛竟直跪於任正千房門口，駱太太請任正千處治。任正千纔將昨晚之事觸起一二分來，亦記得不大十分明白。一見宏勛跪在塵埃，低首請罪，虎目中不覺流下淚來，連忙扶起，說道：“我與你數年相交，情同骨肉，從無相犯。昨晚雖愚兄粗魯於酒後，亦世弟之所作輕薄，彼此咸當知戒！以後不許提今日之事，均勿掛懷。”駱宏勛含冤忍屈道：“多謝世兄海量，弟知罪矣！”駱太太亦過來相謝，任正千還禮不迭，分付丫鬟暖酒，款待師母。駱太太道：“天已三鼓，正當安睡，非飲酒之時。且老身年邁之人，亦無精神再飲。”任正千不敢相強，親送太太回房安歇，又到宏勛房中坐談片時，方纔告別回房安睡。賀氏接道：“此事輕輕放過，祇是太便宜了這個禽獸！”任正千道：“殺人不過頭點地，他既是縛跪門前，已知理屈；蒙師授業之恩，分毫未報，一旦與世弟較量，他人則道我無情。不過使他知道，叫他自悔罷了。”又道：“明日茶飯仍照常供給，不許略缺。”說了一會，各自安睡。第二日清晨，任正千梳洗已畢，著人去請駱宏勛來吃點心，好預備王、賀來此會飲。且說駱宏勛自從夜間跪門回房之後，雖然安歇了，回思負屈含冤，一腔悶氣，那裡睡得著！翻來覆去，心中自付道：“今日之事，雖然見寬，乃世兄感父授業之恩，不肯諄諄較量，而心中未免有些疑惑。我豈可還在此居住？天明稟知母親，搬柩回南。但祇是明日又該世兄擺宴，王、賀來此會飲，必邀我同席，我豈肯與禽獸為友，又不好當面推托，如何是好？”又思：“我昨日已有傷酒之說，明日祇是不起，推病更重。暗叫余謙將人夫、轎馬辦妥，急速回南可也。”左思右想，不覺日已東升。猛聽任府家人前來說道：“家爺在書房相請駱大爺同吃點心，並議迎接王大爺、賀舅爺會飲之事。”駱宏勛道：“煩你稟復你家爺：說我害酒之病比前更重幾分，尚未起來，實不能遵命。叫你家爺自陪吧。”

家人聞命，回至書房，將駱大爺之言回復任正千。任正千還當駱宏勛因昨日做了非禮之事，愧於見人，假病不起，也就不來強。於是差人赴王府邀請，又分付家中預備酒席。不多一時，王、賀二人已至，任正千迎進客廳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。王倫問道：“駱賢弟還不出來？”任正千道：“今早已著人邀請，伊說害酒之病更甚於昨日，尚未起來，不能會飲。他既推托，愚兄就不便再邀了。”王倫聞正千之言，有三分疏慢之意，知賀氏已行計了。賀世賴怕人見疑，今日也不往後邊會妹子去，祇在前邊陪王倫。不言王、賀三人談飲。

且說駱宏勛起得身來，梳洗已畢，走進太太房中，母子商議回南之計。太太道：“須先通知你世兄，然後再僱人夫方妥，不然你先僱了人夫，臨行時你世兄必要款留，那時再退人夫，豈不折費一番錢鈔？”宏勛道：“母親，不是這樣說法，若先通知世兄，他必不肯讓我回去。據孩兒之見，暗著余謙將人夫、轎馬辦妥，諸事收拾齊備，候世兄赴王家會飲之日，不辭而行，省得世兄預知，又有許多纏繞。倘世兄他日責備不辭而行，亦無大過。且我們不辭而去，世兄必疑我怪他，或細想前日之事，並想孩兒素日之為人，道孩兒負屈，亦未見得。若念念於此，其事不能分皂白，孩兒之冤終不能明。我身清白，豈甘受此亂倫之名乎！”太太聞兒子之言，道聲：“使得。”遂命余謙即時將人夫、轎馬辦的停妥，擇於三月二十八日搬柩回南。

母子商議之時乃廿五日，計算還有三日光景。駱宏勛逢王倫家飲酒之日，推病不去；逢任家設席之時，推病重不起。任正千因他輕薄，也就不十分敬重。賀氏恨不得一時打發他母子、主僕出門。雖是任正千分付茶飯不許怠慢，早一頓遲一頓，不准其時，駱太太母子含忍。住了三日，已到廿八日了，早飯時節，任正千已往王家去了。余謙將人夫、馬匹喚齊，駱太太同宏勛前來告別賀氏。賀氏道：“師母並叔叔即欲回南，何此迅速也？待拙夫回來親送一送，何速乃爾？”駱太太道：“本該候賢契回府面謝，方不虧禮；但恐賢契老身起行，又不肯放走。先夫也該回家安葬，犬子亦要赴浙完姻，二事當做，勢不容緩，故不通知賢契。賢契回府，拜煩轉致，容後面謝吧。”賀氏恨不得把他們一時推出門，豈肯諄留，遂將計就計，道：“既師母歸心已決，奴家不敢相留。”分付擺酒餞行，與太太把盞三杯。用了早膳，仍將向日進柩之門打開，把駱老爺靈柩移出來，十六個夫子抬起，太太四人轎一乘，小丫鬟一乘小轎，外有一二十個扛皮箱包裹。駱宏勛同余謙騎馬前後照應，直奔大道而去。

駱宏勛起身之後，任府家人連忙將後邊大門仍然砌起，一邊著人到王府通知任正千。任正千正在暢飲，家人稟道：“駱大爺同駱太太方纔僱人馬起身回南，特來稟知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未起身時就該來報，人去之後來說何用？要你這些無用的狗才何用！”王倫、賀世賴聞駱宏勛主僕起身，滿心歡喜，見任正千責罵家人，乃勸道：“聞得駱宏勛在府上一住二載有餘，大哥待他不薄。今欲回家，早該通知大哥，叩謝一番，纔是個知恩之人。今不辭而去，內中必有非禮之為，赧於見人。此等人天下甚多，大哥以為失此好友麼？”任正千道：“駱宏勛這個畜生不足為重，但愚兄受業於其父，此恩未報，故款留師母以報萬一。今師母去了，愚兄未得親送，是以歉耳！”王倫道：“留住二載，日奉三餐，報師之恩不為薄矣！今之不送，乃彼未通知之故；彼有不辭之罪大，而大哥失送之罪小。以後吾等再見駱宏勛，俱莫睬他。如今也不要提他了。”王倫這些話，說得輕重分明。任正千以為駱宏勛真非好人，遂置之度外，倒與王倫一來一往，其情甚密。逢在任家吃酒，一定把任正千灌醉，賀世賴將任家婦女支開，王倫入內與賀氏玩耍。約略任正千將醒時候，賀世賴又引王倫出來。任府家人也頗知覺，因賀氏平日待人甚寬，近日又知自己非禮，每以銀錢酒食賞他們，正是；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況這些家人一則感他平日之恩，二則受今日之賄，那個肯多管閑事！可憐任正千落得隻身獨自，並無一個心腹。

過了幾日，王倫見人心歸順，遂取了一千兩銀子謝賀世賴。賀世賴道：“門下無業無家，這多銀子與門下，叫門下收存何處？大爺祇寫張欠帖與門下就是了。倘有便人進京，乞大爺家報中通知老太爺一聲，將此銀與門下大小辦一個前程，也是蒙大爺抬舉一番。祖、父生我一場，他老人家也增些光，感你大爺之恩。”王倫道：“如此，我代你收著。”寫了一千兩欠帖與賀世賴。王倫笑道：“我與今妹祇能相會一時，不能長夜取樂。我想明日連男帶女一並請來，將花園中空房一間，把今妹藏在其中。到晚，祇說賤內苦留不放，明日再回。那時任正千自去，我與今妹豈不是長夜相聚乎！”賀世賴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次日，差人請任正千連賀氏大娘一並請來，就說：“後邊設席，家大娘仰慕大娘，請去一會。”家人來到任府，將言稟上。任正千道：“既是同盟兄弟，有何猜忌？”分付賀氏收拾，王府赴宴。明日，我這邊也前後備席，連王大娘一同請來飲酒。”任正千上馬先自去了。賀氏連忙梳洗，穿著衣裳，諸事停妥。臨上轎時，叫過心腹丫頭兩個，一名秋菊，一名夏蓮，分付道：“我去王府赴宴，你二人在家如此如此，我自然抬舉。”他二人領命，賀氏方纔上轎去了。

且說駱宏勛回南，因有老爺靈柩，不能快行，一日祇行得二三十里路程。臨晚住宿，必得個大客店方可住得下。在路行了十日有餘，行到山東地方。那日太陽將落，來到濟南府恩縣交界一個大鎮所，叫做苦水鋪。余謙道：“大爺，論天氣還行得幾里，但恐前邊沒有大店，此地店口稍寬，不如在此住了，明日再行。”駱宏勛道：“天已漸熱，人也累了，就此歇了吧。”於是眾人看見一個大店，將皮箱包裹俱搬入店內，將老爺的靈柩懸放店門以外，是不能進店的。走至上房坐下，店小二忙取淨面水，駱太太並宏勛淨了面，分付余謙，叫店小二拿酒飯與人夫食用。將上燈時分，店小二將一支燭臺點一支大燭，送進上房，擺在桌上，請太太、公子用酒。駱太太母子入席，正待舉杯，祇見外邊走進一個老兒來，高聲說道：“哎呀！駱大爺，久違了！”駱宏勛聽得，舉目一觀，正是：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不知來的何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